

戸部

賦役名農務 国用

拾四

15
1365
1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門 45
1365
卷 15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



食貨志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歐陽修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

古今義論卷之三十一 戶曹賦役

昭和十七年
二月
日
購求

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
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
法。蕩然盡矣。繇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
世業之繇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
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
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食貨蕃耗之繇。盡於官兵得失。合子長平準傳讀
之。諸志俱可省入。

論戶口賦役

林庭學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
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
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是以九賦
之目。嘗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
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合而會之。而賦斂之
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寧
至于無藝也乎。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爲兵役。有師
田追胥之法。爲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爲胥役。有比

古今言部卷三十一
間族黨之法爲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師較民之多寡以起役。卿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平役。而貴賢以下及新甿。凶札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寧有不適均者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于西北。三代而下。戶口盛于東南。是已然。民數之多寡。大率係于賦役之重輕。蓋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蕃民生者。唯薄賦可也。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可謂

知本矣。丁戶之徭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攷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副其冊于戶部。進其總于朝。宁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饗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兼取李渤絕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必至。賦役有額。而無攤補。則丁在而僞速。戶存而僞絕。不可不慮也。

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
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
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取寄酒之奸豪曲
招流移之窮餒庶有其實數乎

郡志稱先生在諫垣風采嶷嶷彈劾無避忌及晉
都諫戶科才識敏練尤多所建白此文亦聊覘其
一斑

田制

丘濬

自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
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于
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
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
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
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
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
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

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多田少之處。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

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二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丁視田。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願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而兼井之惠。日以漸隘矣。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無鬻田。直日劦而又重日。其繼共田。之歸不可。十辛官。亦則歸富。善不。對買田。與窳無常。而富室不。不。而官之。差。亦。有。劦。丁。鑄。豈。文。可。對。矣。汗。之。禮。

田賦

張以誠

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田之數即民之數。舉天下

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
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壞井田開阡
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無賣買。富者
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
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
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土著。其法
無如限田。卽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
董仲舒師丹。曾主斯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之後
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亂

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
授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
開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遠
駕。而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
口分。以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
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
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
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時
逃亡頓息。而世業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

古學諸論卷三十一
十
廢。則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
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
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
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
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
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
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
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
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斷流為

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太祖龍興。民
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
之丁甲。為田者二曰官曰民。為賦者二曰夏曰秋。曰
糧。為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
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顧之
意。此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
所重在田。則田為經人。為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
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
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田

隱不可
察然所
重畢竟
在冊

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效皆具遇賦
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
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
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
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
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
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
之奸百出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
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

江右周忱之在南畿其法難具述大槩雍則按里甲
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數按
簿則一吏可辦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而
易知忱則準官民田於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
差於兩便而均緩之法定捐積逋於鉅萬均勞逸於
五年忱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
皆二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即二臣亦無如之
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移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
七邑已殊朝為編戶往役何辭夕為冠蓋優復宜及

朝爲朱頓終事當先。夕爲焦黥蠲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况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逃。萍梗孰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石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

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十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民。則迫之哀聚。一哀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于責奸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于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

卽今里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
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覈也受役之數
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
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
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
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
而单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
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

議權緩急疏

趙東曦

竊見民生日敝財用日竭皇上日焦勞於上而至
治未臻豈能無說而處此然催科有以急得緩之方
考成有以緩得急之用者嘗讀孟子曰用其一緩其
二人知其言緩徵也○不知唯能急所急然後能緩所
緩○近來徵比困民多因不酌先後益徭徵民力稍易
乃輕發雜項不解正供及催檄紛然叅罰孔亟安得
不竭澤而漁本縣受比已苦乃今日府提明日府比
將雞犬騷然耗費不貲其何能粉身以應○凡此皆飽

胥役之貪腹而損國家之正供者也。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惟京邊急完則其餘或可從容。日月或可通融給放。稍免箠楚以養瘡痍。而府官止許提比吏書不許提比百姓。亦所以省雜費而一事權。所謂以急得緩之方者此也。一縣而田有肥瘠不同。一田而歲有豐凶不同。且人有勤惰不同。貧富不同。良頑又不同。其不能全完無欠事勢之必然者也。欠一分即少一分解給。往時各處存留數內有稍閒者置之。有稍緩者半置之。藉此以抵民欠。或尚苦不

支或僅可勉支已耳。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充遼餉。於是閒緩反為緊急。而錢糧畧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今若件件責其十分。則件件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似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外。其餘畧次者或容分別之差。等酌量分數為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併完正項。所謂以緩得急之用者此也。然而權衡調劑總在有司。果能實實潔已愛民。實實急公完賦。為百姓養和平之福。是即卓異之尤。若夫有意博名則

古今言言卷三十一
清約者易流於刻急。揮霍者每隣於喜事。執持者時
失於自用。鈎察者間悞於含沙。衙役未免借叢刑罰。
有時任意斯皆賢者之過。而所累亦復不小。伏祈
聖明俯採芻蕘。嚴行申飭。庶吏治肅而民生安財用
足矣。

其酌量先後着先生心腸。調度具見此中。

徭役

丘濬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
三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
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
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
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
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棟搢等人。各以鄉戶
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
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

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呂氏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

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而不歛則樂于顧之設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爲用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卽宋里正戶長者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卽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阜隸禁子者卽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

稱子鋪戶者。卽宋人棟指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卽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止者充之。若夫阜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顧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切要。今後各府州縣簽阜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顧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顧。凡與顧工之直。須于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君暴主以天下爲恣睢其勢旣不能以不役民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人之指使于是陪臣察相箕歛之策生焉曰吾以天下之財備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之直而于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說雖始于吳充而成于荆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已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敞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構矣結繩之俗凋則汗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

移則五筵之几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敞則免役之利不得不興矣况差役之法一復蒼生之稱貸財粟殫亡者固歡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爲溝中脊者蓋不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經始勿亟之主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間左暴骨荆榛民有挺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于官而役者受直于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聲豈不甚善哉而免有定役勢必取盈上之豁壑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

嗟乎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夫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治者人爲之也時與勢之爲也天下殫于財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于力不得不思免役時不可以不乘也吳蜀之民以免役爲便而病于差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而病于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但使上馬者有用一緩二之思有繭絲保障之慮而爲郡縣之吏者勿十在官而九在橐勿黃紙赦而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不然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戶口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有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國貧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

虛謂富家大賈

豐俗阜實錄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頰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以行其令蒸庶懷義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頰

之力焉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弊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墮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昨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三十一
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被於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族閭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垂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

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也

戶口

葉適

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授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

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

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鬱而不遂而俠者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
限而民之耘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
地方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
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

胡寅戶口論謂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
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至元和
之耗則全歸于程异皇甫鎛之聚斂貢獻此窮戶
口蕃耗之原者也

上流民圖

鄭俠

神宗時大旱詔罷新法是日雨先是久旱歲飢征斂
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
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
根至是被鎖械而負瓦揭水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
乃繪所見爲圖奏請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
上之銀臺司言今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
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
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

神宗真
是死心
求治之
主可惜
君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
况于千里之外哉使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
日不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
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罷放
免役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
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
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譁呼相慶韓臣入賀
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
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

擅發馬逆罪

先生吾郡之福清人素性忠謹以受王安石知遇
用諫阻新法自效致相拒絕先後為呂惠卿蔡京
極力排擯雖屢頭沛母或忘國家之恤也迨歸僅
長一拂學者號稱一拂先生

卷三十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一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爾奮訂閱

臣乘馬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術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術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戢。

富民

管敬仲

古之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而事未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川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日寄生之君。此繇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夫。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日。寄。生。之。君。此。繇。不。利。農。少。粟。之。害。也。天。下。之。事。無。不。有。其。道。而。不。行。者。其。道。不。在。其。人。之。不。能。也。而。在。其。時。之。不。可。也。夫。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日。寄。生。之。君。此。繇。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論農

牛希濟

為治之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于千畝。非獨致敬于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于繭絮。非獨致美于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今天下之人非不耕。非不蠶。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

不亦難乎。僕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資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于硲礪。沾汗流浹。忽以霖霖。日熾其背。無不薰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髻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曉。悍吏環繞。民懼其督責之急。俾其恐脇之威。無不强足其欲。粟之熟也。糲米未飽。蠶之織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

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蠶。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爲汗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急徼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之而他邦。非刦取加諸之力。不能爲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患農則不然。父母在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使盡室
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
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
人矣。審利要時。一申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
侯庶人爭趨之矣。吁。遊惰無業。賊于國。害于農之大
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無民
不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與之
爲政。先簡其事。省其吏。則人易以安。夫事簡吏省。然
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

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卽倉廩必實。天下之民
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
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幃幕。不得用繒采。茵
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
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其足矣。夫如是。化之于
道。孰有不從哉。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謁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為天下帖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饉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備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歛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畜災天年而盡溢迎薰薰也歲歲豐年散文貯者天
之其轉而熱南海則商賈衰而人樂其池矣何以爲
災而龍之與皆若此本野天下各食其地米其滋食

論貴粟書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古今言言卷三十一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立法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古今談錄卷三十一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受爵免罪，輕名器，長奸猾，非盛王之事，不得已勝橫取者萬萬。

德未浹于海外，威未行于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戍士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于當代，幸成于一時，雖曰有因，而終貽識者之誚焉。有襲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平糶，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典，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塞下之稼如雲，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此議自是正論。錯以權宜佐軍興耳。

古今議論卷三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命於太宰而總于太府其
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其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
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會則
唯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

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于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摠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虛之患至

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僞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于六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用不缺則百姓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

古今諸論卷三十一
而無遺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廢事廢墜荒落向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漢興之初亦嘗少近于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

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于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于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于士大夫之手

而糾察稽攷猶未有統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于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于他官之勘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

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三公之下', '國用其庶幾乎', '夫要長三后封之', '其官身代相而其', '三后封之', '其官身代相而其', '三后封之', '其官身代相而其']

會計論

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鈎攷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

確論

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馬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論已詳之矣。此不復論。乃若西漢之所充美。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于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

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然均之為蓄積也。誼則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于邊郡。明年入粟于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咳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

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歛，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于水旱之時。嗟夫！舉天下之財而奉于國，其歛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其極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美，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美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温舒 樂安隱田

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

陂澤多為貴戚曷墾。石顯則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

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

以結過使。上武紀 下西域公車索求于長安。東方朔

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惲則劑卷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

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值多不入。倪寬東郡

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

六百萬。賈誼則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無

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

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則私用經費甚不

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

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江充

無名之錢儲于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于州郡陳海

廩犧之錢寄于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于邊吏馮唐

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攸

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

萬斛趙充國儲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

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

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

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

其欺于下而民獨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時也。周

家之所謂充美宜不如此矣。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

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于

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至于無

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

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玉府外府

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總領利權。揚炎以為中人不可使領度支。呂誨以為錢穀之權宜令歸一。皆是要領之言。愚竊以太

宰計相擇人。尤先李德裕。有云。人君必不以聚貨獻媚之臣處相。將弼諧之位。則奸邪始無所容。如以仲尼之鳴鼓欲攻卜式之將烹。致雨而使之居。邦賦之任。猶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胡可得也。此論尤為探本云。

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
 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
 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
 而不暴賄取財也此篇大為難本云往也與人以利
 而准規之計計外羊而畜養而辨其不計
 法以中與之則遠於文小左之泆烹煎而對之
 猶欲之且欲其泆泆器之其以我既無泆容收
 寔指其罪入式夫李蘇蘇直云人哉必不以聚資

議國計疏

董其昌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與
 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
 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用國而不知國計之
 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司農條奏
 當今仍歲儉之餘蠲恤之後一歲之入不足以支半
 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桑孔持籌不能鑿空
 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即有三年九年
 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即搜括

百八論 卷三十一
十
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水衡。水衡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太僕。太僕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于無可復嚴矣。厨傳之供已至于無可復嗇矣。宗室之祿已至于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于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

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于溝壑也。所謂積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于貪墨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爲真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

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
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
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糾○合○凡○有○毫○
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
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此○其○初○亦○
以○貲○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
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
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
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司○農○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社○鼠○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
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實○
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
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
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
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數○十○年○之○
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
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

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
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
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
民而豐積聚者也拮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假借一
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
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
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
有血誠真意爲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
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

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
于夷虜歲幣不貲蓋數倍于初講之時至朕刻軍士
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讀三邊帥
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
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
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
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遼左
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于戰獨不能堅壁清
野擊其惰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犒

古今論衡卷三十一
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
最破的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
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腠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
今國之窮于虜不止。腠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
何裨于事哉。

理財

何喬遠

宇宙出財之道三。而世弗精講也。一曰天。一曰地。一
曰人。天之所以生者時也。地之所以生者產也。人之
所以生者功也。人知天地之能爲生而不知生之亦
易竭也。周財統于太宰。九賦九式。九穀九府之制。綦
密而藁。積粟幣之外。無金錢之目。迨齊霸制。輕重之
法。越絕徵貴賤之數。用其力以雄天下。迄七國諸侯
王用間而資遊士金。以鑑數以斤計。兵歲合而用不
乏。漢有天下。重以高惠文景之噢咻。卽武帝稍揮斥

古今論衡卷三十二
亦何至遂稱乏絕亟講平準告緡舟車之事哉蓋財
盈之則必虛去之則亦返漢迄晉闌出不可較元魏
破而漢以來出塞之橐畢置內庫斯去之一返也唐
迄宋闌出不可較胡元逐而唐以來出塞之橐畢置
內庫斯去之再返也其犁庭而返者復不勝較也物
不盈則不虛不大盈則不大虛其勢然也今天下雖
有事一方動耳而搜括加派之令日益下民運日益
通水衡罔寺所在日益匱天子出帑金數百萬不足
以給戰士而仰屋如故夫猶是全盛之天下也何以

遽至此哉蓋財之行有所聚聚則不能以驟散也
有所耗耗則不能以驟復也有所亡亡則不能以驟返
也聚之途五耗之途六亡之途二大內之積其爛然
而藏大盈者則猶是二十年權政之餘耳外是而權
璫之所饗養居一濁吏之所貪婪居一債帥之所賧
削居一豪左之所攫奪居一是則內之聚一而外之
聚四以四當一各盜造化之藏而但曰大內之穡重
則必散可乎有聚必有耗而以其所聚應其所耗何
患各路營防不任戈而寄尺籍者耗物力以萬萬安

取天潢日衍有益祿無益賦有益賦無益民耗物力以萬萬安取推醇引厚之風遠而華侈之習恣于是則有鐘鳴鼎食鬪鷄走狗飭子女而服珍玩醜司不戒萍氏失職一旅千金一箸萬錢又安取也然則是公家之耗一而私家之耗萬也聚者自聚耗者自耗不相及也塞上一金易一馬吾無望返矣而欵市撫賞糶載而出者不在是琳宮梵宇之所輝煌服飾之所敷綴器玩之所嵌崎折之銖累合之如煙雲之量于澤也一經施用化爲異物而金不從革陰陽水火

之害不在是是一室之內亡而不返已不可知且憂塞外哉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醴利夫粟之藏于地歲歲生焉者也鹽藏海銅藏山亦歲歲生者也屯不愛種愛爵清隱占之豪下徙奪之令省天下飛輓萬萬撥見軍墾之而終無科令于常餉外得占田以自利鑄不惜內好之費嚴私冶之禁定銖兩之衡以易金幣萬萬粟之不多于內地也地棄也地之不闢于內地也人游也今長吏豈無能察草人稻人之事爲趙

古今論衡卷三十三
過召信臣其人乎。今懸名爵爲召比于力田科。及事
例者而以粟代錢以田代粟。土著者爲世業。游寓者
長子孫。寡無力者指數年之呼租。以來之抑亦一說
乎。然則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聖天子
一旦。渙王居以規永利。則墾有母鑄有原。深有抵將
商走塞下。草殺田間。銅歸大冶。不盡之藏并饒。一日
而又何用區區末議爲哉。

理財

張采

三代而下言屯。屯耕邊塞者自晁錯始也。及武帝而燉
煌鹽澤之間。往往有亭輪臺渠犂皆設田。卒置較尉
則已行之矣。若趙充國之留田便宜十二事。尤至今
可舉也。得其法而善爲之制。卽漢末亂離之際。棗祗
任峻得以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况時之晏晏者乎。
故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而司
馬懿伐吳從鄧艾之言。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
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皆此道也。羊祜社預踵轍

而行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唐鄧有遺跡焉唐則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至營田總天下之屯且九百九十有二矣觀於元和李絳為相韓重華為屯田使議與事秩如也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罷其事淳化之間何承矩與黃懋行已有效衆多阻之宜其時之不兢也元相脫脫募民耕種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無不分司立法而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為司農大卿農師千名各與品秩以示激勸則虞集之議不巳見於朝廷哉至於鹽

絲之貢乃自青州禹貢載之而洪範所舉五行水主潤下作鹹蓋言其出乎海出乎池出乎井與出乎地出乎山出乎木石者生民之日用無之不有也是以周官有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迨管仲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而鹽令設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後嚴私鬻之禁刑鈇左趾則孔僅東郭咸陽發之而桑張務文深焉孝明之世張林建議官須鬻鹽乃大悖矣比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而旋罷之則其政猶可嘉也劉晏以治鹽鐵著於唐代其

乃知荆
公之拙

利歲增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半雖孜孜言利
蓋有法以神明之矣若夫召商中鹽之例寔始諸宋
折中倉設而商人之粟聚于京師未有便斯者也故
胡寅折衷於甄琛元勰之論欲於可禁不可禁之間
因時制宜正其道也茶之有稅古未之聞自趙贊議
稅茶以爲常平本錢德宗行而悔之然貞元九年張
滂之法復立至王播事穆宗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
置榷使領之亦有唐之弊政也宋太祖時有司以湖
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以鬻而太祖慮其困民詔

勿增真仁人之心不其殷勤可感哉陳恕爲三司使
議立茶法三等而宋太祖取其中等亦云善行其政
矣且曰片曰散大小龍團始於丁謂成于蔡襄抑何
稱也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則後世以茶
易虜馬之繇矣其法亦有不可易焉元世祖置榷務
都轉運司於江川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末茶葉茶
其法益密不可以不權也牧馬之政莫詳於周司馬
名官義亦繇此故馬質掌質馬較人辨馬屬趣馬贊
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馬庾人掌十有二

閑園人掌芻牧圉師教圉人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布法備員大丘之非子主馬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以附庸嬴氏所自興也漢
制太僕掌輿屬官有六廐未央家馬車府路馬騎馬
駿馬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華諸令丞大約倣周然
其盛也內郡阡陌成羣邊郡三十六苑又縱民畜牧
烏氏橋桃各致萬匹及其衰也有列侯匿馬腰斬者
有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坐死者內郡則藉民馬
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蓋牧

於民而用於官之制行之猶有未盡也唐置八坊四
十八監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張萬歲王毛仲之事人
人能言之然察其初止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葦政得人自貞觀進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餘匹天下人一縑易一馬則可以知其端矣宋朝
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戶馬市於邊郡
曰戎馬而當時李覺余靖諸臣之言井井可行熙寧
之際保甲養馬遍于諸路多言不便矣故神宗亦自
謂有愧於彥博而王巖叟請於哲宗願復置監牧若

鄆州淇水大名元城安陽瀛定舊法尚存張之而已。買馬令繁南邊邕管西邊岷黎皆置使提舉而諸蕃又多轉布亦未爲得也。凡此四者治亂得失之効亦已見於前事矣。夫今必驗於古未然必驗於已。然則鹽屯相表裏茶馬同利害其說非誣也。四者之政修而冗濫昂餉之乾沒弊可次第去矣。則盍於茲表何福之議革葉淇之說廣楊一清之論懲李慶之言而復本之。高祖之良法美意爲至治也。

生財大道盡于此

約書十書庫

